

中

國

歷

史

寶

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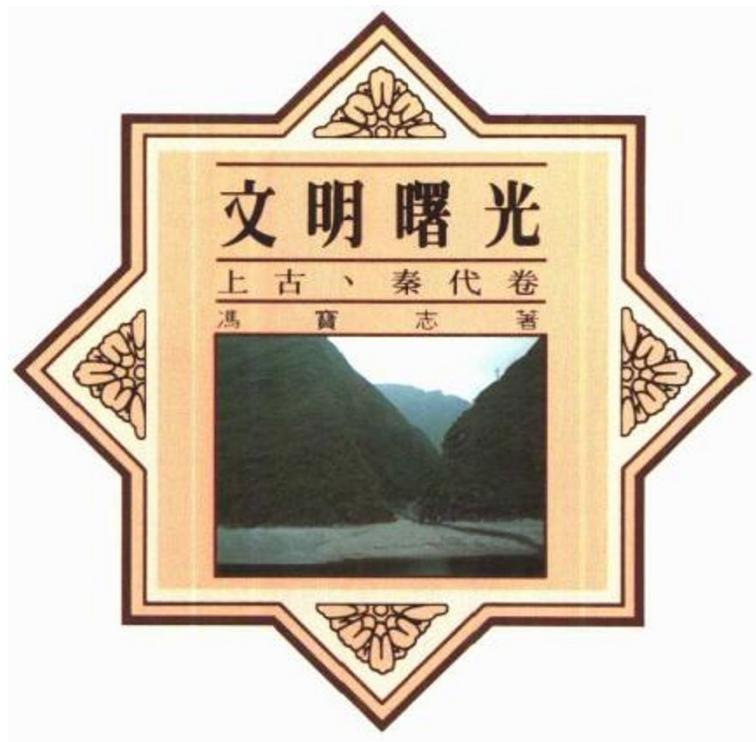
文明曙光

上古、秦代卷
馬寶志著



K20
C20

K20/K233
C204



中華書局

11/2051
27



中國歷史寶庫

□ 主編：柴劍虹
□ 叢書策劃：鍾潔雄
□ 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□ 美術構成：Media

文明曙光—上古、秦代卷

□

著者

馮寶志

□

出版／發行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-5F 2樓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

海濱工業大廈4樓B1

□

版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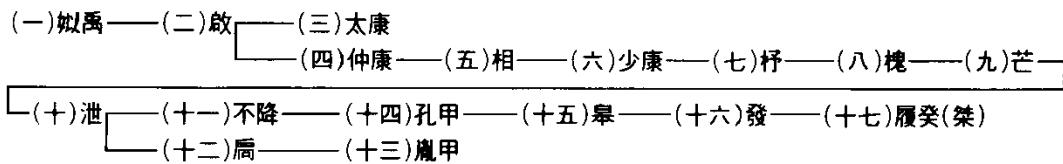
1992年10月初版

©199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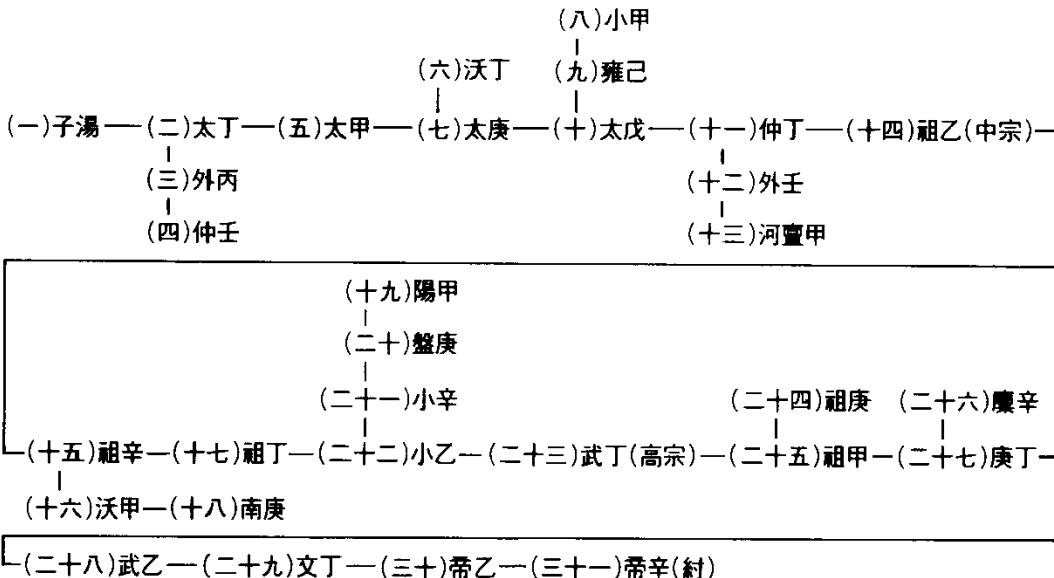
□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62 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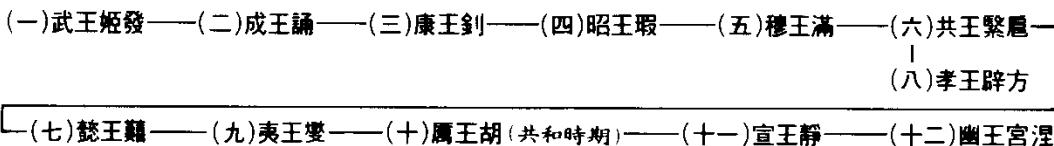
夏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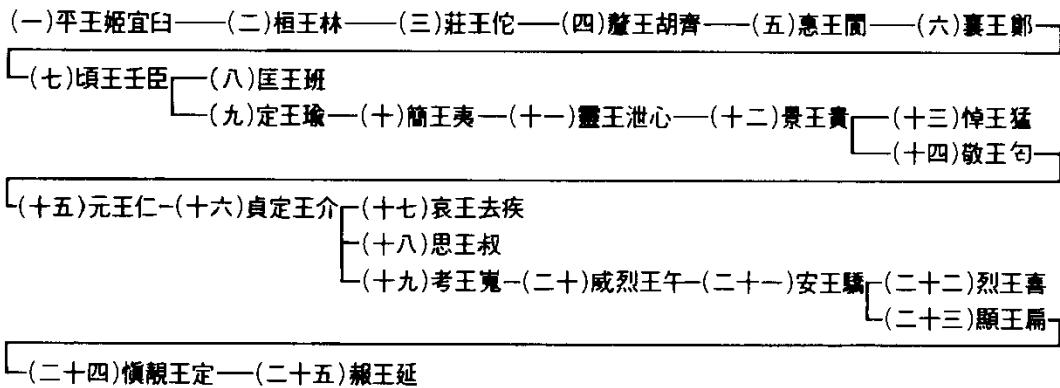
商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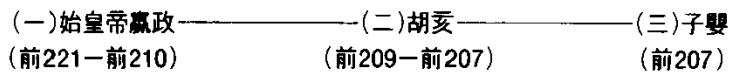
西 周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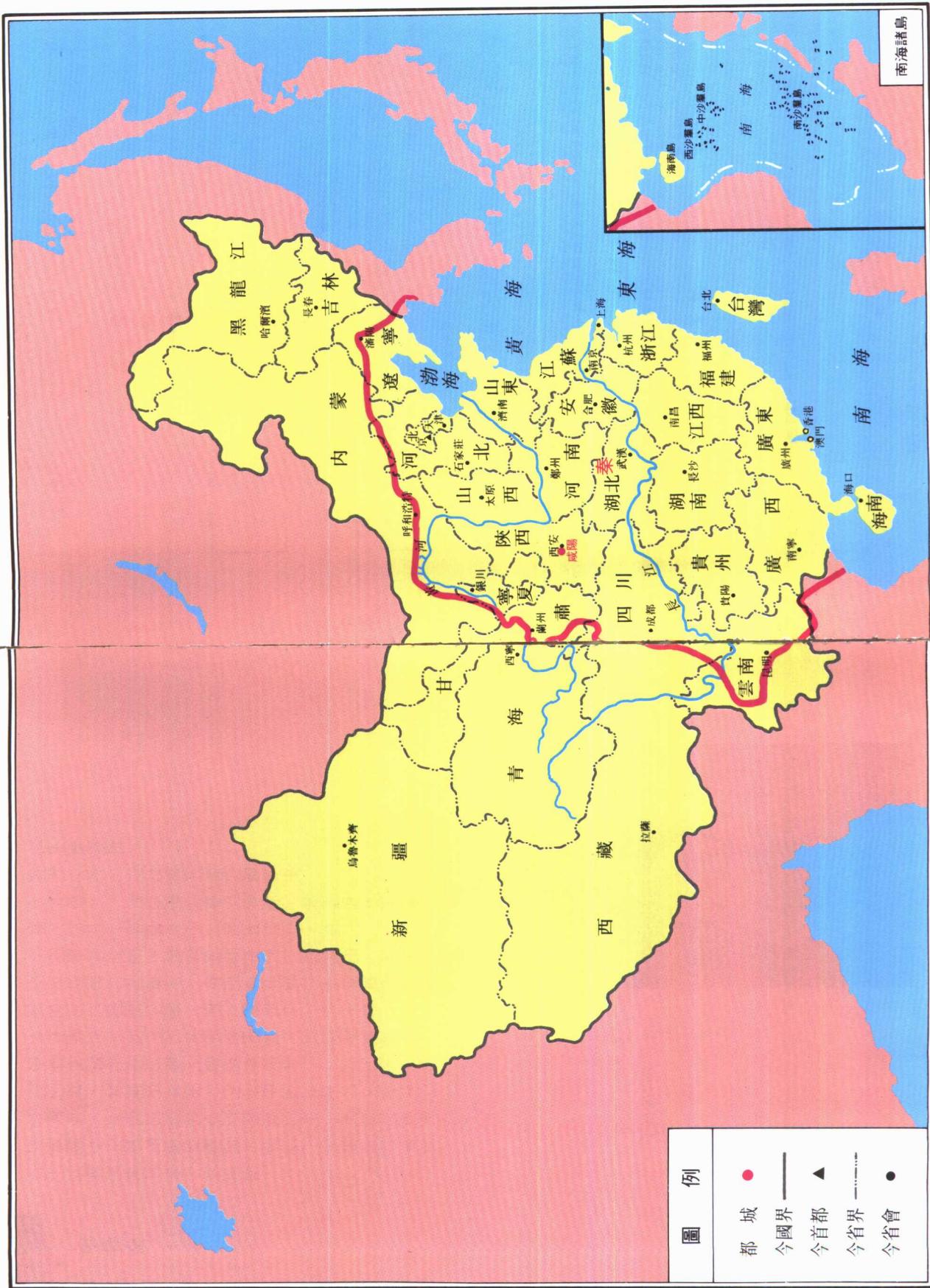
東 周 帝 系 表



秦 帝 系 表



固城彊代秦





歷史現場

甲骨文

自十九世紀末以來，在河南

安陽縣小屯村的殷商廢墟，發現了十多萬片龜甲和獸骨，上面刻着些奇形怪狀的字，太多是商人占卜的記錄，世稱甲骨文。它是中國最早的文字。

甲骨文雖然在形態上和現在的字

大有差別，但它的意義和用法，與今字無異；例如用六書來分類，則六類的字，在卜辭

中可說都已具備了。在殷墟發現的十五萬多片有文字的甲骨文中，最珍貴的是武丁時代的一片牛肩胛骨卜辭。這片卜骨長二十二點五公分，寬十九公分。它是研究商代發展、鞏固和方國地理的寶貴史料，也是研究商代戰爭史的重要資料。



武丁時代大卜骨
(河南安陽殷墟)

完整甲骨（河南安陽殷墟）



甲骨文字體舉例

眾	衆	自	臣
𠂇	𠂇	𠂇	妾
牧	牧	𠂇	役
工	工	𠂇	婢
羌	羌	𠂇	奚

[注]眾：也稱衆人，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。

𠂇、牧：從事畜牧生產的奴隸，管理牧奴的官也叫做𠂇。

工：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奴隸，管理工奴的官也叫做工。

羌：羌族俘虜轉化的奴隸。



歷史現場

青銅器

中國的每一段歷史時期，大都有具代表性的造形器物，商、周兩朝的青銅器，正是其代表。

商周的社會，離野蠻時代不

遠，當時的人和社會，都還保留一種原始與粗糙的風格，武力是最被崇尚的，故民族之間的戰爭後，會予以歌頌和宣揚、慶祝。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大多都是在此情況下製造，故此，是一種祭器。

青銅器的紋飾，以「饕餮」最常見，充滿了神秘、獰厲與威嚇的感覺，也展現了一種原始粗糙的美感。



司母戊鼎



龍虎尊



三羊銅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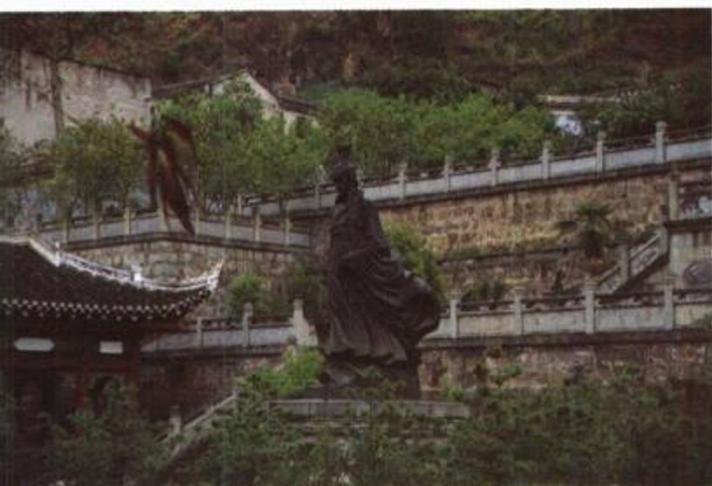


何尊



歷史現場

屈原



屈原故鄉的
屈原像

湖北秭歸的
屈原祠



在列國爭霸、社會混亂的戰國年間，成就出中國的第一位大詩人——屈原。屈原是楚國的大夫，其人忠君愛國，志慮忠純，他既為天下蒼生的困苦而憂慮，也為楚懷王的不思進取而心焦，其後，懷王聽信讒言，把屈原流放，卒之因為鬱鬱不得志而投水汨羅江中，客死他鄉，令千古以下的人為之動容。屈原的作品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懷沙》，都

感情奔放，或哀怨纏綿，或氣勢磅礴，其作品的特色，加上其人格的高尚，使後人無限懷念。



湖北秭歸的屈原墓



七里峽，
湖北秭歸屈原故里
的出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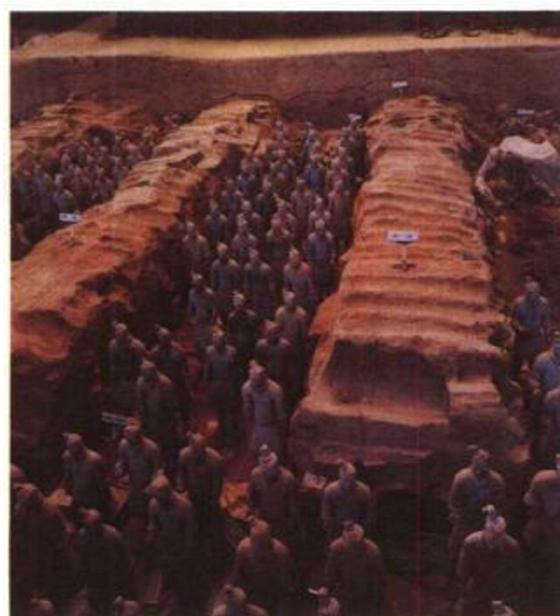
歷史現場

秦兵馬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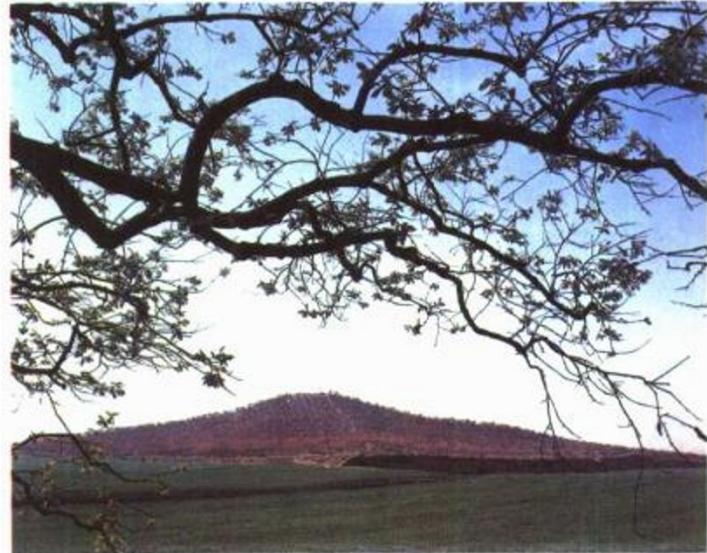


軍吏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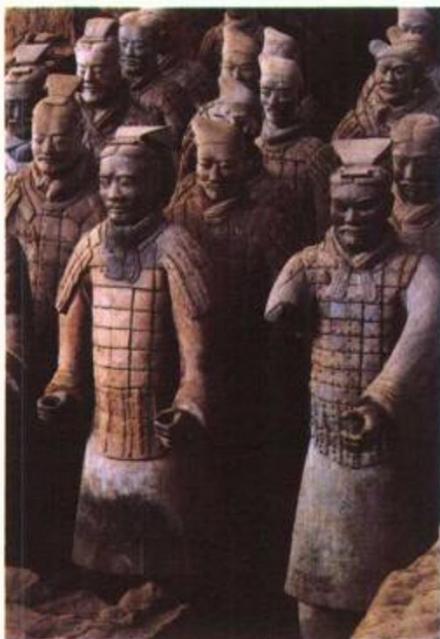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四年，陝西臨潼附近農民在打井時，挖出一個形體與真人差不多的陶製武士俑，經進一步研究及發掘，證實了該處是秦始皇時建造的兵馬俑坑，其規模之大及氣勢之雄偉，超過了以往任何的考古發掘地點。在此秦俑坑內估計埋有武士俑七千多個，駒馬戰車一百多架，戰馬一百多匹，模仿宿衛軍的陣容建造，



秦兵馬陶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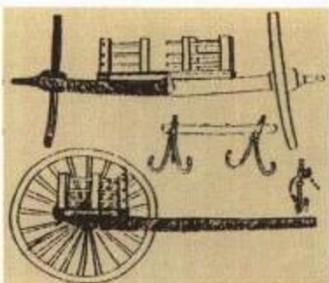
陝西臨潼
驪山北麓的秦始皇陵



武士陶俑羣像

由於處在秦始皇陵墓附近，故相信是秦始皇以之為他死後保護陵墓。陶俑的最大特點是，其面部表情各有不同，都栩栩如生，神氣十足，令人彷彿看見真正的軍旅場面。

商代的車



商代車子結構圖

商代馬車



在河南、陝西、北京等地的商周時期墓葬裏，發現了大量的車子遺迹。從復原的車樣子看，商代和西周時期的車同屬一類型，都是雙輪、方形或長方形車箱，獨轅。轅的後端壓在車箱下的車軸上，轅尾稍露在車箱後，前出車箱部分逐漸向上揚起。轅前端縛有一根橫木叫衡，衡的兩邊各縛有人字形輶，用以駕馬；多數是駕兩匹馬，也有駕四匹馬的。輶的後面都留有缺口或開門，方便乘客上落。那時的車，輪子大，車箱小。爲了使車體堅固，在關鍵部位採用青銅構件，並有一套用銅、貝甚至黃金等材料製成的飾件，製作精緻，名目繁多。因此，商周古車結構的先進、性能的優越和裝飾的豪華，在古代社會中是少有的。

主編的話

當年，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，發出了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的感嘆。後人大約受此影響，總愛將歷史比喻成「奔騰不息的長河」。可是，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，水深難測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從古到今，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，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，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，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，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。

之上，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。中國古代良史有「秉筆直書」的美譽，其實（恕我直言），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「水份」，譬如《左傳》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，《史記》名篇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

中的「灌夫罵座」，都有明顯的虛構。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《世界史》，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，實際上也是一種「模糊史學」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篇》中指出：修史

者要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」，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；褒

見一字，貴逾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。」可見主觀性極強。他頗感慨史學家

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，故而「追述遠代，代遠多僞」、「記編同時，

時多詭」。可見「實錄」不易，失真度很高。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

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，使修史者不得不

不有所顧忌、有所抑揚、有所增刪，他們在記錄、開掘歷史的

同時，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，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

了。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《賀新

郎·咏史》詞：

古史從頭看。幾千年，興亡成敗，眼花撩亂。多少王侯多少賊，早已
全都完蛋。盡成了，灰塵一片。大本糊塗流水帳，電子機，難得
從頭算。竟自有，若干卷。

書中人物千千萬。細分來，壽終天命，
少於一半。試問其餘哪裏去？脖子被人切斷。還使勁，斷斷爭
辯。簷下飛蚊生自滅，不曾知，何故團團轉。誰參透，這公案？

這真是一針見血！

宋神宗趙頊在爲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所作序的開頭說：「朕惟君子多識

前言德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，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，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，即：增添文史知識，加強品德修養，豐富日常生活。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，只折射出一種顏色。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，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因此，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「中國歷史寶庫」叢書時，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：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，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，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「階級鬥爭史」；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，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，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。這個想法，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。理由很簡單：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、一種色彩。假如去看達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)的畫展，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，我相信觀衆們也會興趣索然的。

這套叢書的作者，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。